

孝义节烈共流芳

□ 胡恩泉

名人坊



我在选编《诗古文丰》上册时，所能找到非利先贤留存下来的最早的诗文，当数明初许孚的《桑公远公代父服刑》。其诗云：

捐父生身代父身，古今行孝更何人！三纲允笃圣贤道，寸草已酬天地春。表奏非干刑部宰，诏除岂幸大明君！芳名若不标青史，空有雷声白昼闻。此诗见诸丰利东乡《桑氏家谱》（“笃志堂”）本，内容是歌颂代替父亲承受死罪的孝子桑公远，同时赞美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对此事处理得高明，从而令桑孝子名标青史！这是目前所知的古丰义士许孚唯一的一首诗作。

公远是桑永的字（家谱作“恭远”，称“盛二房”），因其父桑荣（字显之）于明朝洪武年间管理丰利场盐务，犯法当死。公远赴京直接向皇帝陈情，请求代父领罪伏法。明太祖怜其至孝，诏免其父死罪，命公远代父戍边效力，人称“桑孝子军”。

按照修谱的惯例，当为尊者讳，故家谱中没有写明桑荣所犯何罪。我们从其职务来推断，很可能与盐务有关。查《大明律卷第二十四·刑律七·问刑条例》：“伪造盐引回信，贿嘱运司、吏书人等，将已故并远年商人名籍中盐来历，填写在引转卖，诬骗财物，为首者依律处斩外，其为从并经济牙行、店户、运司、吏书一应知情人等，但计赃满贯者，不拘鲁否支盐出场，俱发边充军”。可见明代对触犯盐法者处置很重，因为盐课乃国家税收重要来源。当然，以上仅是推测之辞，尚无实据。

桑公远为救父一命而赴阙领罪，实属“越诉”。《大明律》规定：“若迎车驾及击登闻鼓申诉而不实者，杖一百；事重

者从重论；得实者免罪”。桑公远“越诉”而蒙宽免，一则鉴于其孝心可嘉，其次所诉乃是实情。朱元璋宽免其父死罪，也是被其大孝之行所感动，将其父罪减一等（由“为首”降为“为从”），并命其代父充军戍边。

许孚写诗赞颂桑孝子，其实他本人便是一位义士！

据嘉庆版《如皋县志》载：

许孚，字恒二，世为苏州震泽人。元末随父徙七公避乱如皋，遂家焉。举建文己卯乡试，为方正学所得士。靖难时，官工部主事，榷芜湖关。闻金川失守，方殉节，北向再拜，泣曰：“吾师获死所矣！死吾始获生，试题为‘托六尺之孤’。榜首刘师目为‘乌中孤凤’。名列榜首的刘师，把我看成是‘乌中孤凤’。孚不敏，窃（自谦之词）附刘君后，敢负所知哉（岂敢辜负知遇之恩呢！）”遂痛哭饮鸩死。

就是说，许孚是随其父于元代末年迁居到如皋丰利场的。他于建文朝己卯年（即建文元年，公元1399年）参加乡试，为方孝孺所取的举人，名列榜首的刘君称赞他是“乌中孤凤”。官至工部主事（正六品），执掌芜湖关印篆。朱棣发动“靖难”之役以夺取皇位，一直打到金陵城下。镇守金川门的将领开门迎降（史称“金川门之变”），于是朱棣从侄儿手中夺得了皇位，是为明成祖。朱棣有意招降方孝孺以收揽人心，因此命他撰写新皇即位的诏书。方孝孺誓死不从，结果被灭门十族（自身九族加门生朋友。按，史载因此被杀者达八百七十三人之多）。许孚闻讯痛哭，称颂业师方孝孺死得其所，遂于任上饮鸩自尽以殉师。

许孚殉节后，得以归葬丰利西街头原观音堂前河湾头的南岸，实与其儿女亲家马德的资助有关。据丰利镇马本驹先生藏其祖父稀柳公手抄本《马氏宗谱》载，许孚的侄女许毓秀，适马德（字仲仁，

号心耕；系马氏迁丰二世祖）。马德原系广东提举司提举（勾管盐务），诰授奉直大夫。因遭逢“靖难之役”，随父自姑苏迁来丰利，任二十四、二十五两总总办，纳本邑盐引，考试灶籍（马氏这一支派俗称为“灶马”，以别于原住本地的“民马”）。他既有这样的财力，又愿意为姻亲义士捐资。另外，乾嘉年间丰利的刘家慨然捐地为义士立墓，也是值得一提的。

嘉庆《如皋县志·古迹》载：“工部主事许孚墓，在丰县丰利场西河湾”。附文：“公墓自前明迄今三百余年，湮没荒草。盐政庄锡礼莅任，访求古迹，得公墓，为之崇封、树木（加高封土，种植树木），并立碑记。事在嘉庆六年（1801），教諭秦鼎云诗以纪事。”

秦诗《重修许公墓》附录如下：昔年表墓托蒙庄，此日寒坛致瓣香。小柏新栽翹刘楚，后昆陪葬灿成行。殉身饮恨金川变，知己衔恩正学芳。捐地刘翁诚义举，遗阡三亩志无忘。为了表彰许孚为师殉节的义行，丰利人乃将许墓列为古丰十景之一，名之曰“许墓寒鸦”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桑公远的后人中还出过两位烈妇——吴、李二夫人（吴氏是妾，李氏是嫡妇）。据桑氏家谱载：

公远“传九世，生昭谷，……遭疾（患病）早卒，遗二子：长九井，次九级。是时，昭谷母袁老尚存。节妇年二十六，事其姑劬勤不怠，如有子在；育其子教诲备至，如有父在。……次子九级已长，娶媳李氏。崇禎十七年遭国变。越二年丙戌，江淮大乱，节妇乃携其子媳，避居财南之村舍七日。贼突至，执其节妇，索财货弗得，将窘辱之。节妇知不免，厉声骂曰：‘我，桑孝子孙媳也！汝辈狗鼠，敢犯我乎！且我系未亡人，待死已久，狗鼠辈可速杀我。’口骂不绝。贼恶其言，即连刃节妇，已死。李氏见

贼将害其姑，因有幼女在怀，急置女地上，翼长女，以身覆。呼姑曰：‘姑死，我不独生矣！’贼并刃李氏，亦死。”

此事发生在明、清交替之际，其时天下大乱，强盗横行。桑氏婆媳二人遭遇强人欲行非礼，宁死不屈，结果都被杀害。明末四公子之一的皋邑名士冒襄（字辟疆，号巢民，一号朴庵，又号朴巢），曾作《双节诗》以颂之，诗中有云：

妇人节与烈，二者判官微。芳年失所天，坚志柏舟贞。

截发或毁容，守贞以没齿。此之谓节妇，身灭名不毁。

其或迫强御，离乱鲜依倚。委身膏血刃，性命弃敢履。此之谓烈妇，闻名肃仰企！……

卓哉桑氏妇，骂贼断头死！刃姑亦刃媳，延颈受刃也。骸骨互撑持，遊魂血泊里。姑死殉所天，媳死殉姑耳！迄今三十年，英风凛凛！不因巾幗中，有此奇男子！……

冒襄在这首诗中，认为“节”与“烈”还是有差别的。能够坚守贞节，从而“身灭名不毁”，这固然可敬；而在遭遇强人的侵侮时，能够“委身膏血刃，性命弃敢履”，堪称女中丈夫，就更令人景仰了！历代封建统治者皆标榜以孝治天下，宣扬“忠孝节义”的道德规范。桑氏婆媳因而得到朝廷旌表，不仅树牌坊纪念，还迎入如皋县烈女祠供奉。地方官吏，名人纷纷献匾、撰联、写诗称颂，在《桑氏家谱》中留下了许多篇什。桑李氏的女婿张作（官知山东东昌府聊城县事，钦取吏部主事），因岳父之嘱，还逼请朝官为之作题词。桑氏一门既出了大孝子，又出了烈妇，可谓荣耀无比！

孝义节烈虽属旧道德范畴，但如今仍有其积极意义，值得后人称颂和借鉴。

犁杖

□ 孙同林



光下腾起一股热气，散发出泥土芳香。夕阳西下的时候，老牛甩打着尾巴，在晚霞中慢慢走过田埂，时不时低头啃一口青草，后面跟着一位肩扛犁杖的老人，老人挽着裤脚，穿着草鞋，古铜色的脸膛在夕照下闪着光泽……

这个画面很美、很温馨，但是，这幅画面的后面是劳累，是辛酸。在机械化生产的今天，这样的画面已经看不到了，幸运的是我曾经看到过。我的祖父是个使牛好手。小时候，我时常陪祖父看牛（牵牛吃草），也跟他去地里看耕田。因此常常能欣赏到祖父耕田和牵牛的画面。

祖父曾说，用牛的人要懂牛，懂牛的人做起活来才轻松。刚开始，牛是不会乖乖拉犁的。牛犊子长到可以耕作时，要有个训练过程，俗称“教事”。初生牛犊连老虎都不怕，当然是不肯听人使唤的，牛的脾气一上来就拉不走了，所以必须在牛鼻子上穿个环，这样才能牵住“牛鼻子”。牛被套上犁具后会惊慌，会暴躁地乱蹦乱踢，因此，教事的时候必须两个人，一个人扶犁杖，一个人在前面牵牛，顺便还要给它挠痒痒，连哄带骂，让它走上正道。连续几天，牛才终于明白过来，它的生存中是必须使力干活的。

要真正做到人牛合一，没有好的犁杖是不行的。犁杖的木料要选硬木，最好是榆木桑木或柞木等坚硬结实的材质，犁轭是犁杖的关键部件，犁轭的脊背必须是圆弧形，约碗口粗细。犁杖的下部有拖头和犁底、犁箭等。犁箭在犁底的最前端，呈三角形，是安装犁铧的头。犁铧为生铁浇铸，前有长约6公分的铧尖，尖后为空心铧腹，套戴于犁头，尖头后的两侧各有宽约1公分，长约10公分，外倾斜的耳以利分开翻动的虚土。好的犁杖必须好手艺的木匠才能做成，还必须一副好的架在牛脖子上用来牵引犁杖的“牛轭”。牛轭是耕地时

套在牛颈上的曲木，是牛犁地时的重要部件。牛轭状如人字形，腿长约60厘米。简陋的牛轭一般用人字形的树杈做成，也有由木匠挖槽凿洞制作，契合比较牢固。

一幅犁杖要想使用寿命长久，所有零部件都很有讲究。记忆中，祖父为了做出一副好犁杖，仅选出满意的犁轭、犁头等材料就得好多天，做好后，还要精心地刷上一层桐油，然后才投入使用。

耕田是个技术活，弯沟直不直，深度匀不匀，都在于耕田人对犁杖的掌握，还有对口令的及时准确，比如口令“撇”“驾”“哈”等吆牛术语，使用久了，牛就明白，什么吆喝声该怎么做。耕田时，感到牛拉得很吃力了，说明吃土过深，要将犁扶手往下摁一摁使犁铧上翘，反之则往上提一点，使犁头沉下去。不会耕田的人耕起来总是深浅不一，耕出的地垄七弯八扭。不规则的田块，生手往往耕不到田地的边角，事后还要用钉耙补挖。耕田的老把式们则像玩魔术一样，不时摆动犁杖扶手，忽左忽右，忽前忽后，整个田块不会留下一块空地。

犁田是很辛苦的，不仅技术性强，劳动强度也很大。水田翻耕，稻田里水深泥深，赶着牛拖着犁在齐没小腿的水田里来回转，一天下来，牛累得鼻子里直喷热气，人累得腰酸背痛、筋疲力尽。为了赶季节，却不敢歇一歇，雨天也不能停工。横风斜雨中，耕田人身穿蓑衣头戴斗笠，任凭风吹雨打，全身一天到晚没有一点干斑，如果遇上倒春寒，人常常被冻得浑身发抖。

祖父老了以后，犁杖便靠在老屋的墙角。土墙剥落的泥土，覆盖在犁杖的桑木把手上，那些木质的纹理，曾经粗糙的手抚摸过无数次，如今已经湮灭在无声而落寞的尘埃里，慢慢地锈蚀、老去。

犁杖终于走了，但它却曾告诉过我们，不要忘记庄稼，不能遗忘土地。

平易流畅戚雅仙

□ 越明

说实话，对于戚雅仙，我了解得并不多，看她的戏还是小时候记忆中的《白蛇传》，感觉她的唱腔十分的朴实，不追求华丽的色彩，非常的平易流畅，尤其是“合钵”，戚雅仙唱得如泣如诉：“为妻是千年白蛇峨眉修，羡红尘远洞府下山走。初相见风雨同舟感情深，托终身西湖花烛结鸾俦。以为是夫唱妇随共百年，却不料孽海风波情难酬。为了你兴家立业开药铺，为了你端阳强饮雄黄酒，为了你舍身忘死盗仙草，为了你水漫金山法海斗，为了你不听青儿良言劝，为了你，断桥硬把青儿留。”深深地被戚派唱腔所吸引。后来来看香港拍的电影《王老虎抢亲》，毕春芳、戚雅仙配音，虽然是不见其人，只闻其声，但一听便知是她的演绎。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明白，为什么导演林欢（金庸）不清两位大师参演，而是用她俩的配音？

戚雅仙原籍是浙江余姚，出生在上海，在上海一个名叫“陶叶剧团”的科班里学的戏。学员3年满师后，就在当时专演越剧的大来剧场演出。这个剧场的主要演员是袁雪芬，戚雅仙作为科班的尖子，经常为她配戏，还和袁雪芬一起灌了《明月重圆夜》的唱片。这是她录制的第一张唱片，那时她刚满18岁。戚雅仙十分佩服袁雪芬的为人，唱腔上也是一腔一板地模仿袁雪芬，有着“袁派小花旦”的雅称。后来，戚雅仙离开了大来剧场，先在芳华越剧团和尹桂芳、竺水招同台，又参加玉兰剧团，和徐玉兰合作演出，参加《国破山河在》《风流王孙》《同病相怜》等剧演出，其中和徐玉兰合演《香笺泪》一剧风靡越坛，戚雅仙如泣如诉的唱腔，赢得了很多女性观众的同情之泪，使她在越剧观众中的影响逐渐扩大，成为当时越剧界杰出的后起之秀。

上海解放后，戚雅仙和毕春芳组建了合作越剧团，主挑旦角大梁，唱腔也在袁派基础上有了新的变化，嗓音变沙，非常接近口语，使人更加容易听懂，有亲切感，同时，她吸收和融化了其他越剧演员的唱腔，采用越剧老调、绍兴大班以及其它剧种的曲调，为我所用，逐步形成了朴素流畅的戚派。

1957年4月，为在嵊县建立“越剧之家”，“越剧之家”上海市经济委员会成立，袁雪芬任常委会主任，尹桂芳、戚雅仙为副主任，王文娟、魏素云等10人为常委。集资采取义演形式，至1959年2月止，共筹义演款37202元。1958年2月1日，合作越剧团在瑞金剧场上演古装喜剧《王老虎抢亲》，由红枫编剧，李卓云导演，戚雅仙、毕春芳、陈金莲、潘笑笑主演。

戚雅仙十分重视在唱腔的变化，她认为应该做到“在变中有不变，不变中有变”，变的是风格的稳定性，变的是运用中的灵活性。比如，她演《白蛇传》“游湖”、《玉堂春》“会审”、《血手印》和《林中》中的“公堂”，都用了“男调”，唱腔的骨架也大致相仿，但人物性格、思想感情、具体情境各不相同，曲调的情绪和唱法也不一样。“会审”是“叙述性”的；“游湖”抒发的中人物的愉快心情，而《血手印》中的“公堂”表达了王千金对平反丈夫的冤狱充满希望……这些唱腔，都有戚派的鲜明风格，又各有个性特点。

解放后，党和政府对越剧事业的扶植和关怀，“百花齐放”文艺方针的指引，兄弟剧种的营养滋润，加上她本人在艺术上的勤学苦练和革新创造，使戚雅仙和以她为首的合作越剧团得到迅速的成长和发展。她演出了《龙凤花烛》《白蛇传》《玉堂春》等很多剧目，在表演和唱腔上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，成为一个新起的流派。“戚派”的表演和唱腔朴实、真挚、深沉，初听似乎平淡，却在单调中有韵味，在朴实中寓深情。戚雅仙多年来以演“悲旦”闻名，表现悲剧内容的慢板尤其受人喜欢，特别是她的“慢清板”，长长的一大段，句句含情，丝丝入扣，在表现中国古代妇女善良温柔的性格和缠绵、悲愤等情绪方面特别感人肺腑，如《玉堂春落难遇夫》、《王千金法场祭夫》、《五娘千里寻夫》等，体现了她所说的“字断音不断，间断气不断，气断情不断”的艺术见解，令观众回味无穷。欣赏《血手印》中戚雅仙王千金唱段“你不问情由被口骂”：“你不问情由被口骂，骂得我痛心疾首话难讲。方才我路遇婆婆将我打，肚中苦水似汪洋。只道夫君知我心，谁知也会不体（呀）凉！林郎啊，说什么父女同谋毒心肠，可记得送鞋到门墙？我若要再抱琵琶别嫁郎，又何必花园相约赠银两？不是夫妻关痛痒，我今日怎会到法场？你看我满身穿戴孝衣裳，难道我还想做新娘？这戏院控制朴实无华，唱出王千金深受委屈时对未婚夫的肺腑之言，听来十分感人。

1954年，戚雅仙与尹桂芳合作表演的《屈原》，演婢媵，获得华东地区戏曲会演一等奖，1958年以后，戚雅仙又演了很多现代戏，如《女共产党员》《火凤凰》等，表演和唱腔又扩展到新的领域。

1979年，戚雅仙和毕春芳再度携手合作，重建了静安越剧团，演出了她们的保留剧目《楼台会》《血手印》等，风采不减当年，受到上海观众的热烈欢迎。这一年，已53岁的她挑起了剧团团长的重担，正如戏院故事里的穆桂英53岁挂帅再出征一样。不仅连演5部大戏，而且培养出了周雅琴、朱祝芬、金静等一批接班人，还先后3次率团赴香港演出，传播“戚派”艺术。1983年，57岁的戚雅仙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实现了多年的心愿。

晚年的戚雅仙依然在越剧事业发挥余热，举办了流派艺术演唱会，出版了《戚雅仙表演艺术》一书，参加“戏曲教唱”的节目，出席各种活动，为培养下一代尽心尽力。1995年，戚雅仙演唱的《血手印》获得中国金唱片奖，她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录制的唱片《梁祝》《琵琶记》《祝福》等也都被转录成磁带，她在八十年代演的一些戏都制成了VCD发行。在电视台、电台的许多栏目中经常可以听到戚雅仙的演唱节目。

1988年上海电视台、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为其主办了“戚雅仙流派艺术演唱研讨会”。上海文艺出版社于1992年出版了《戚雅仙表演艺术》一书，对大师的艺术生涯作了全面总结。2003年1月27日，戚雅仙逝世，享年75岁。



越明

垃圾不落地 文明在手中

如东县融媒体中心 宣